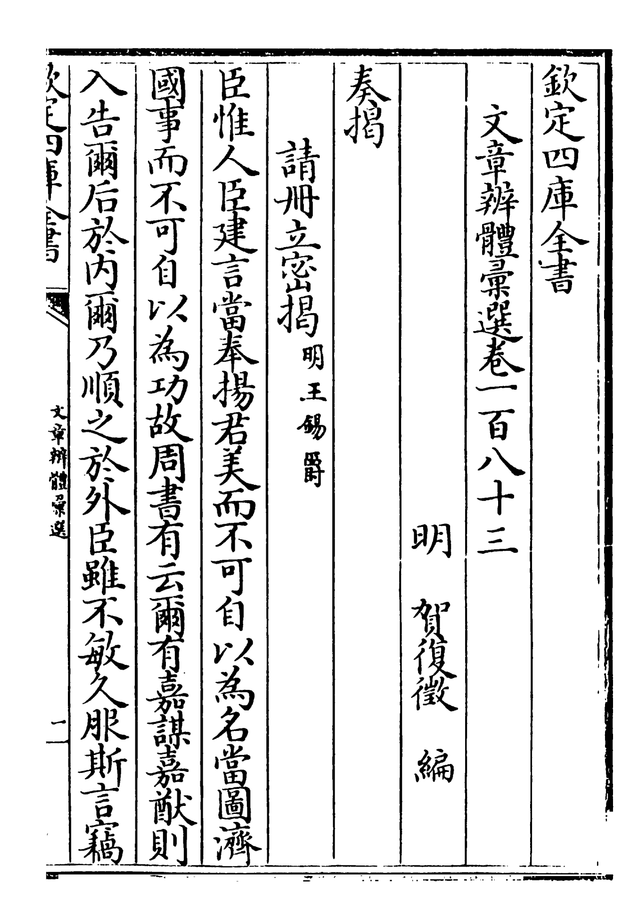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奏揭

請册立密揭 明王錫爵

臣惟人臣建言當奉揚君美而不可自以為名當圖濟國事而不可自以為功故周書有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臣雖不敏久服斯言竊

觀方今國家之事莫大於建儲而皇上之美莫美於攬權獨斷乃前者冊典埀行而輙為小臣激聒改遲君有美而弗揚事欲成而反敗此羣臣之負皇上莫可追悔已幸而皇上親發大信定以萬歷二十一年舉行且戒群臣不得激聒再改於是羣囂寂然奉之如金石之堅劵契之信而及茲春令屆期竟未有先發一言者葢皆知成命之在上有所恃而無虞又皆知覆轍之在前有所懲而不敢耳顧臣惟儲宫謂之春宫其禮屬之春官

其寮繁之春坊而其舉行之典又必在於春月即今上元節過交春半月有餘皇上宮中片紙遲速雖可以自裁而至於諸司造辦器物定卜日期則必在一兩月之前預先傳諭料理方保臨期無誤皇上萬一機務殷繁檢點未暇以致稽延日期過此春令則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以何名而又緩是非蠭起道路喧譁臣等雖有百口不能為皇上壓矣臣新從外來相見該部該科諸臣首問及此欲再援成命以請臣應之曰

知命已成何必再請此臣入朝第一苦心一面對衆將順以防窺伺之口又一面自行密請以實渙汗之言蓋以積受恩至深至重但欲早明我皇上青天白日心事以少效犬馬報主之誠而不欲使外庭知其言出於臣以復蹈要功市名之轍故此疏手自謄寫不託吏胥旋即封閉不示同官皇上一覽之後乞即趣此時人未有請之先從中降諭決在春月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謀則臣見嘵嘵之徒皆咋舌媿死而

臣一生遇主萬里歸朝亦可少施顏面於班行矣臣臨疏不勝惓惓愛主之切緣係手書字畫潦草伏乞聖恩寬宥

其二

今日伏蒙聖恩特降御筆諭元輔卿公清正直朕素所倚賴令衝寒馳驅疾趨來京忠勤可嘉朕心欣慰欲出與卿一見昨者連日侍奉聖母稍覺勞倦今早覽卿密奏揭帖悉見卿忠君為國之誠朕雖去歲有旨今春行

册立之典且朕讀皇明祖訓内一條立嫡不立庶之訓況今皇后年稚尚少倘後有出册東宫乎封王乎欲封王是背違祖訓欲册東宫是二東宫也故朕遲疑未决既卿奏來朕今欲將三皇子俱暫一併封王少待數年皇后無出再行册立庶上不違祖訓下於事體兩便卿可與朕作一諭旨來行欽此該文書官李文輔恭捧到臣私寓臣焚香叩頭伏讀一過不覺感激涕零竊念臣以私情久稽嚴召令雖衝寒疾趨而來然前此違慢之

罪已萬萬不能自贖荷蒙我皇上至仁至慈如天如地不惟不加厭棄重以恩賜駢蕃慰勞兼至皇上眞臣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既拊膺其疴癢疾痛則子之事父母豈得不委曲為之承顏順志而敢復顧外庭之口吻復沽自己之名譽乎第事理有至當不易之論人心有不言同然之公如有一時之權宜未能傳之萬世而無弊一人之裁斷未能恊之輿論而無疑則臣之心終有未安者即如聖諭中所稱中宮尚少倘後有出恐於祖

訓有碍要將三皇子一併封王少待後日再處以情以理言之似乎無不可行者顧臣竊惟自古國家雖立嫡不立庶之說實說嫡庶並生有子以防攙越倫序致起爭端今皇上嫡子尚未生而庶子年已至十二齡向未有待嫡之意乃自今日發之使臣等何以造次奉行抑臣又惟皇上所慮不過為中宮耳而此事甚有成說甚為易處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所生之子命馬皇后養之為子唐玄宗取楊良瑗之子命王皇后養之為子宋

真宗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為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壓於嫡母之下未嘗加進位號今日事體正與此同與其曠日持久以待將來未定之天數孰若酌古準今以成目下兩全之盛美臣之愚見以為必如此行萬妥萬當且皇長子既以中宮為母即係正嫡所生之母亦自不必加封上則使中宮安心撫養不必以子非已出為嫌下則使皇貴妃不失尊重不必以母從子貴為嫌而四方聞之又加仰服皇上善處母子嫡庶之間歡

呼祝頌將垂之史冊而有光矣臣謹依閣中故事遵諭票擬之外更擬傳帖一道以憑聖明採擇施行尚望皇上三思臣言畢竟俯從庶可以曲全恩義鎮服人心耳至於並封一説縱萬不得已必欲權行亦必須於諭旨中明白説定立嫡立長的於何時將來斷無改移之意則臣庶乎可以擔當臣不勝惶悚迫切詞不盡誠所有原奉手札除珍藏外

其三

昨臣認罪疏下奉聖旨昨卿懇請名對具悉忠懇朕非不從卿言因見大小諸臣紛紛疑訕不知是何人主使意欲何為朕為人君恥為臣下挾制謗祖蔑訓國體何在以此未欲見卿令卿又有此奏若自認錯置朕何地朕正為卿含忍欲商量別處之策不可黨衆激惱以辜朕意既是如此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中宮無出再行册立欽此臣連日正在藉槀杜門間該同官臣等備錄前旨示臣臣倉皇伏讀既仰見皇上為臣而含忍臣不

勝感荷又復見皇上為諸臣而責備於臣不勝驚悚顧惟主使要挾人臣之大罪也然主使一人則附和之者多不過數人未有滿朝孰議道路流言而皆受人主使者也凡人有勢可憑方能挾制未有人臣劘主處不順之勢而可用以挾制者也且臣聞蛇雀異類尚知感恩草木無情猶能向日未有稟血氣心知之性受殊隆特達之恩居禁廷帷幄之間叨肺腑腹心之託乃不與皇上一心而與衆人主使挾制之徒為黨者也臣有此不肖

之心天日鑒之雷霆擊之獨念天子置輔弼之臣職在持衆美而效之君揚休命而布之下昔孔子得門人子路尚能使惡聲不入於耳而臣愚顧反以身之惡聲波及於君興言至此涕汗交流以此急於自認差錯使皇上之誤皆歸於臣葢實欲借此服衆而非黨衆意在除惱而非激惱非皇上誰憐臣者至於並封之諭臣所以不敢與羣臣辨而直引為已過亦自有說葢連日繙閱祖訓委無皇儲待嫡之條且累朝二百年來從無長子

封王之例禮官所執委難通融止有穆廟在世宗朝曾封為王然封王之時壓於莊敬太子之下並未嘗以元子受封也今幸聖心洞然旋止封王之命而再訂二三年冊立之期真古帝王轉圜從善之盛德羣臣自可無言顧臣私憂過計在皇上已成之詔旨雖不爭二三年遲速之期而在今日未定之事機恐難息千萬人疑訕之口所以然者使皇上去年降諭時原未說定今年舉行冊立豫教之典則將來自不妨支吾曲處今去年之

命既改於今年則又焉知今年之命不改於他日此羣臣之所以疑也又使皇長子始生之時皇上從頭便待以庶子親王之禮則將來首尾照應自不驚人今業已為之頒詔覃恩而詔書內所稱祗承宗社及臣民仰戴等語乃明以皇太子之禮待之矣又稱大婚有年熊祥未協又明露彼時不能待嫡之意矣此詔一頒深山窮谷九夷八蠻之人皆知之而到今十二年之後却反別尋題目虛儲位以待嫡子此羣臣所以又大疑也夫人

情惟無所疑則已疑心一生則將誣及宮闈之隱情將
慮及千萬世之流禍雖堯舜在上萬萬無此而朝著紛
呶詒令阻格亦豈太平景象故臣復苦勸皇上既有此
含忍之心莫若遂此狐疑之計使册立豫教一旦並行
百官萬民羣疑盡釋豈非千古之快事哉然聖諭所謂
紛紛疑訕之口不惟皇上不能受雖臣亦不能為皇上
受今不可遽稱從衆論中止以上奉兩聖母慈諭下從
皇后皇貴妃懇請為辭使外廷聞之皆知聖斷自中原

不受臣下挾制庶亦見臣始終為主無一毫黨衆之心也外有抄錄萬歷十年詔書一道內將緊要句語用紅簽票出乞皇上細覽深思仍乞答示一言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伏蒙皇上寛恩赦宥重以採擇芻蕘感激涕零因敢盡布其欵欵之誠如此謹具題以聞

其四

該臣昨進揭帖并將抄白詔書附呈御覽今日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御札到閣諭元輔朕原無疑卿但卿昨

云妄言之徒以平淡處之今疑君侮上愈甚朝綱倒持朕豈不怒卿亦何安已將各疏留中看有無禮太甚欲處一二所以預戒卿黨衆卿其知之所進諂書朕非忘之但此時奸人不待中宫有出無出希覬覃恩蠱惑上意不論綱常之正嫡庶之分且去歳中宫微有小疾自昨冬已面朕矣其册立已有旨了卿不必附衆疑阻欽此竊念臣職忝爕調地居表率而物情朝論一旦紛紛至此以上累我皇上動心動氣費神費詞皆臣奉職無狀

之罪也茲者伏蒙皇上推心見信洞然不疑匹夫相知猶以死報受知如臣而猶有附衆疑阻之心者非臣也猶有隱忍不盡之言者亦非臣也顧今朝著喧閧訛言日至誠有如聖諭所謂疑君侮上朝綱倒持者然當羣議初起之時臣尚以為各衙門不過數人欲諭而解之乃今始知衆疑成城卒難消釋譬如病熱之人以凉藥遏之則愈熾以解藥散之則漸平故臣前此密進平淡處之之說而皇上亦以為臣旹恐矣旹恐而衆尚未定

則其說更有可恨可駭之極而臣一向口不忍道筆不忍書以待皇上召見面陳者今不得不趂皇上之信臣一一昧死言之蓋先是冊儲議興人之初疑皇上謂不欲以恭妃壓皇貴妃宮闈細嫌情或有之故臣直任以為易處調停拜嫡之條而及玆待嫡命下則人更從於嫡字起疑有謂皇上之於中宮睽隔已久今日特藉口待嫡而實欲不利於中宮以為奪長之地者喪心之人其敢出妖妄不詳之言撼搖滿朝士大夫之膽一至於

此臣初聞之不覺毛髮俱立涕淚橫流叫呼天地爲皇上誓其無他而幸今聖諭偶及中宮見在御前之事則臣言愈可自信但天不可知事難前定皇上所見者中宮今日之無恙而未能保過後起居之常調則儲宮一日不定聖心一日不明也聖心一日不明妖言一日不息也臣惟幄親臣不忍見君父受寃之極恨不得剖出肺腸碎裂頭腦明白此一件大事所以再有前日之揭而不忍遽露今日之所聞蓋誠望皇上能自悉之言表

而不必更汚齒舌也今聖諭既未允從却欲處一二無禮之臣夫人臣而無禮於君臣自當為鷹鸇以逐之敢尚為之游說顧惟至尊舉動必先有以服君子之心而後可以勝小人之口必先自處於無疑之地而後可以施不測之威即如近日朱維京輩之處不為輕矣而主疑益痼流言轉多可見此輩狂吠之犬擊之愈鳴而皇上雷霆之威欲伸反屈故臣為皇上千思萬思總不如亟行冊立以媿之因其媿而處之何人復敢為疑侮敢

為黨附至於覃恩之典請一切不行自臣而始又何人敢為希覬敢為鼓惑者若皇上果執遲立待嫡為綱常則累朝列聖不踰年而冊立庶子豈皆不明於綱常之正嫡庶之分者乎臣料曉曉小臣又必以為反唇之端而其說愈長處之愈不服矣至於皇長子年近加冠未就外傅則自來所未前聞皇上縱欲少緩冊立之期豈可不先行豫教之禮此則事在不疑必當亟諭禮官從重具儀上請庶猶可以少安人心如其不然則二事並

寢衆口益譁臣力薄勢孤委實不能荷擔泰山之重支持萬衆之口願皇上先放臣歸再與諸臣商量别處之策臣臨疏痛哭不知所云

其五

今日該文書官潘朝用齎捧御札一道到閣諭元輔覽卿所奏具悉忠懇前日屢旨諭卿知之稍俟二三年亦未為遲以待嫡出非有他意奈無端小臣誣陷疑朕以至於此深可痛恨卿為首臣既知朕心又何避怨亦來

廹朕其豫教還候旨行欽此伏念臣至愚極陋仰恃皇上千載殊遇俯自恃其一片赤心述所安聞罪當萬死而茲者復蒙溫諭褒其忠懇許以知心有君如此臣何怨之敢避亦何怨之足顧惟自古忠臣事君不避怨者謂身任怨而遺其君以安也若怨歸之已而君不得安甚者或疑外生疑一年深一年一日多一日使聖心為臣而反晦聖德為臣而反損則臣敢無懼乎天下抱非常之疑臣有非常之懼意皇上必有非常之舉動可以

鎮羣嚚而安衆心今乃待嫡之諭三令五申反執人之疑以破人之疑而臣之懼益甚矣然冊立待嫡猶曰有名至於出閣講讀原無關於待嫡事極易處而時又已極遲臣前奉皇上别處之諭因與同官二臣特尊此處法庶稍為外廷解紛今并此不行而臣之懼又益甚矣臣聞明主舉事必信吾心於天下而使之共知亦所以信大臣之心於天下而責之任怨今知皇上者獨臣一人而不知皇上者且有千萬人臣縱欲以身為皇上任

怨亦必使有身在朝而後可任怨也今千萬人不惟不知皇上而且歸咎於臣之獨知臣之身可一日立朝乎不可一日立朝而又誰為皇上一日任怨乎譬之一身皇上臣之腹心也使心之令僅行於臟腑而不能行之榮衛手足之間則腹心豈能宴然無恙者臣以此連日疾首吁呼舉體成病而同官二臣亦且見而哀之合詞具揭為臣懇請矣然畢竟不敢以疑心待皇上不敢以難事強皇上惟有先行豫教再約近期為易知易從安

上安下之别法而臣亦不敢再有他覬以瀆宸嚴惟幸
皇上斷在必行與衆更始姑存臣萬里歸朝之面皮以為
將來任怨之地則臣死而生臣辱而榮矣此係公事原
非臣一人之責任但辱臣見臣受皇上如此之深知如
此之特眷其責臣望臣自宜加倍雖臣亦自信以為駑
蹇之愚必不盡格乃今臣之未到也長幼有序不過懸
隔歲之期而臣之既到也嫡庶忽分反改至數年之待
在下則疑其為逆君在上則疑其為逼主可憐辛苦絶

裾而來處此左難右難之地擔此不忠不孝之名臣不忍見皇上之焦勞皇上亦何忍見臣之狼狽酬恩負恩決在今日矣臣不勝涕淚哀懇之至

修省實政揭　沈一貫

臣等竊惟祖陵雷火下擊頃伏覩蟲傷之災似此大變非常天地祖宗之心已可知而羣方萬姓之心又可知數日以來凡懷忠愛者熱中如火而章疏猶多未下實政猶多未舉殊覺聖心冷淡豈謂一青衣角帶便稱修

省乎豈謂一仁德門起居便稱納約乎又豈謂修齋建醮可以懺悔乎夫怨詛遍於四海而託祈禱於數巫其何能勝使祈禱而有益則閭閻山澤失業被害之人與士大夫之竄棄覊囚者曷嘗一日不祈禱而皇上未之聞皇上如聞之矣則上天亦聞之矣臣等比來屢揭盈五六千言而無一言足以感動聖心實自傷其誠意未積也然皇上比來章奏非無省發而人情之所急望者殊多留格亦何以感動天人之心而安聖祖地下之靈

哉皇上豈不之思耶皇上宮禁之中鎖鑰廵警最爲嚴密未嘗頃刻缺人防不虞也今日朝堂而外人率異心假令一旦突生不虞之事皇上能獨守宮禁以爲安乎凡此部院百官皆爲皇上掌京師之鎖鑰而時加廵警者也如之何可不備也又自三輔而外人尤異心假令一旦突生不虞之事皇上能獨守京城以爲安乎凡此撫按以至於羣有司舉爲皇上掌郡國之鎖鑰而時加廵警者也如之何可不備也人必有心膂耳目手足而

後可以為人一有不倫非人矣今夫部院皇上之心膂也科道皇上之耳目也撫按有司皇上之手足也然而不倫其可以為國乎一體不倫則無論虎豹蛇虺雖一飛走得而苦我矣一官不倫則無論夷狄盜賊雖一白梃得而侮我矣此易見之理也竊惟皇上之心豈不警惕前疏屢諭信出至誠聞宫中日夕焚香顧得祈天永命顧祈天永命要在修政立事而不在焚香致禱世人有所祈求而或制於人或制於天力不能自得之則無

可奈何而出於焚香致禱之計皇上則不然凡所祈求者非制於人非制於天皆力可以自得之而自不為者誠奮然有為則言脫於口而仁流於天下罷詔礦稅即礦稅罷詔出囚繫即囚繫出詔起廢棄即廢棄起萬邦黎獻歡誦在茲矣今日之事乃天地求回皇上之心而不可得非皇上求回天地之心而不可得也乃天地不能奈皇上何非皇上不能奈天地何也天地祖宗降鑒孔赫何須焚香祈禱為哉皇上第一徹疑心而示人以

信一徹已心而示人以公將近日吏部等衙門所推部院大臣及各撫按司道等官與一切推選本章早賜允發分遣御史巡行天下停不急之工罷無藝之征出逮繫之囚收廢棄之士信能行此數者一日而為堯舜何難之有皇上以其至誠而祈之於天臣等以為太遠臣等以其至誠而祈之於皇上臣等以為甚近望皇上一俯納焉聖心回即天心回矣臣等憂懼迫於中危亂迫於外有日進一牘耳若坐視以負恩眷之厚實所不敢

實所不忍臣等無任戰慄之至

修省大指揭 沈鯉

祖陵災變諸臣以憂時言事者既章滿公車矣臣何敢
伏贅惟諸臣言人人殊臣恐勞御覽且未徹也謹參論
攝其大指申以一言惟辛垂察臣仰惟皇上尊祖敬宗
盡倫盡制所崇奉則列聖陵寢也所尊親則慈聖太后
也所貽謀燕翼則太子諸王也所欲傳萬世者大寶也
所欲與堯舜比隆者令名也所欲溥海內外盡入版圖

者土地也所欲隆堂構者三殿也所欲使充牣露積者內帑也宜皆可必得必遂矣顧所欲共圖之而共守之者其誰乎民心之無失而已矣夫民至渺渺也而不得丘民不可為天子亦至蠢蠢也而不得其心者不可以得民故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總是以觀則君之於民也如水然水能載舟不得則不可行也夫民心亦何可輕失也今天下人心何如哉葢自礦稅興而中使徧天

下中使出而四方無籍之徒隨以為爪牙耳目或分布鄉村城市或把持關津渡口或武斷於商賈湊泊所在乃無不樹黃旗揭聖旨都輿從張氣燄以稱名内監者而内監不能盡知也其吮人之血吸人之髓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如蝨集牛如蟻附膻而内監亦不能辨真僞使不假借也又非徒如此而已也前方征後又榷既征訐復告訐或誣為斷截皇扛或誣執容隱罪人或以為曾發古塚或云其宅有礦也壞其宅或云其墓有礦也

掘其墓其毒惡如鴞獍其吞噬如虎狼在在不聊其生人人莫必其命一林之内而縱數百鷹犬以蒐之不盡其卵㲉不止也一池之中而汎十數網罟以漁之不盡其鯤鮞不止也故總計天下以十分為率皇上之所得十二内監之所得十三内監之所得十三羣小之所得十五利入於衆手怨歸於一人民安得不窮而心安得不離也夫君民一體也割股實腹詎能安飽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君民萬里如斯景象何由得知皇上第一覽

祖陵松栢為蟲所食若彼濯濯者即可知民間剝削之苦矣夫民心離散所謂土崩其勢必反反則必至用兵國家當用兵之時而祖陵得無震驚乎聖母得無妨燕喜乎九重得無旰食乎令名得無少虧損乎諸王之分茅胙土者得無憂屏翰乎土宇得無有離析乎三殿落成得無後時乎内帑累年之積得無且發為軍興之用乎欲益而反損何如知止而知足猶可為善守一策也夫燕雀處堂未可謂安也臣不能見遠處邇將來惟據

臣原籍一隅則大河以南長江以北方數百里之內僅六七月之間已擒獲巨寇李大榮廖萬楊思敬等數十輩又安知四海之廣九州之衆無伺釁觀變而起者特相視莫敢先發耳一發則四方響應臣懼其撲滅之難也何也民間困征榷久矣父老子弟之流亡轉徙者衆矣尺籍半虛誰與為兵郡邑之府庫一空閭閻之囊橐如洗公私俱困孰與為餉地方官自撫按而下知府而上十缺其九孰與為料理之人即有兵有餉又有人以

為之料理也當衆口嗷嗷之時而兵家勝負亦尚有難必者何也昔寧夏之變播州之變彼為寇我除寇也為除其以害巳也故人家用命師有成功今所虞蠢動者良民也非有意欲反也以逼之朘削也而反以一體之人而一旦之貉也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臣恐其彎弓内向反戈而助之攻顧肯為朝廷捐軀命而盡忠於其所屬巳者哉臣故曰勝負猶未可知也蓋朝廷之法可行於尊君親上之人不可必行於疾首蹙額之衆曾子曰戒

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令而後得反之也此何以言之也一朝之怨發於顏面易釋積時之怨鍥於心骨者難平故民心不可失而尤不可久失也既不可久失則當亟收矣收之者如何天下大物也亦有脚能運之物也在人主之所以馭之而又以安靜不攝者鎮定之鎮之以靜而馭得其道也則常為我有常為我用自吾之身以至於子子孫孫不必操一策囊一錢而溥海内外林林總總者皆我供帳東西南北皆吾外府

舉四海九州難制之物皆我衣食皆我享用不求自富
苟失其馭雖桓靈西邸唐德宗瓊林大盈於吾何有焉
臣稽覽載籍則自漢以後元以前失馭之君歷歷可數
也有衆叛而孤立於上者有宗祧不守而倉卒出奔者
有蒙塵於荊棘霜露而不得息踵者有三軍擁衆不行
而口出餘語怨懟者有日中常膳不供而野人獻麥飯
豆粥者有皇子皇孫手掬粗糲而一奡已盡者有分天
下為江南江北者有身陷北庭窘辱備至者諸如此類

倶堪令人酸鼻令人扼腕當彼其時豈才不足用哉惟其失人心至此也皇上覽前史鑒往事幡然改圖必以鎮定者而馭之必不肯以天下大物易阿堵無用之物貽社稷莫大之憂者也稅監中亦自有廉靜不擾謹戢其下者臣安敢盡誣以無人惟礦稅不止將砥糠及米且至於盡民何以蘇故必須停礦稅盡撤還中使乃可臣三十年前備員講幄冒進講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與發財發身之義悖入悖出之理而終以生財大道皇

上未嘗不虛己以聽也今豈遽忘之耶人皆知一飽一煖外為長物皆知多積財於子孫為貽害皆知泉貨流行無居而不散之理豈聰明睿知之神聖乃見不及耶始臣應名比年七十有二矣所不憚風中之燭不恤止足之戒與閶闔跋涉之苦惟眼見礦税害人欲以為百姓請命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也豈猶有富貴之心哉乃今書笏待命者兩期矣尤未窺青蒲一㴉之地有納約自牖之益徒日見天災民怨紛紜滿眼中夜攬衣徬徨

步屋如芒刺在背時顔頸發赤撫膺自語此來謂何危而不持焉用爲相故託之隱諫以兾幸一入葢少年英鋭義形於色或有爲危言激論者臣老矣又宻勿近臣也何恐以煩言憂君父惟興衰離亂近在目睫有不得不披髪纓冠垂涕而道者實出於無可柰何也臣無任戰慄懇祈之至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笏記

徐師曾曰按宋人有笏記書詞於笏以便宣讀蓋當陛面奏之詞也然表文書於牘其詞稍繁笏記宣於廷其詞務簡

謝宣召入院笏記二首 宋 蘇軾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型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踈豈宜塵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才將建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臣無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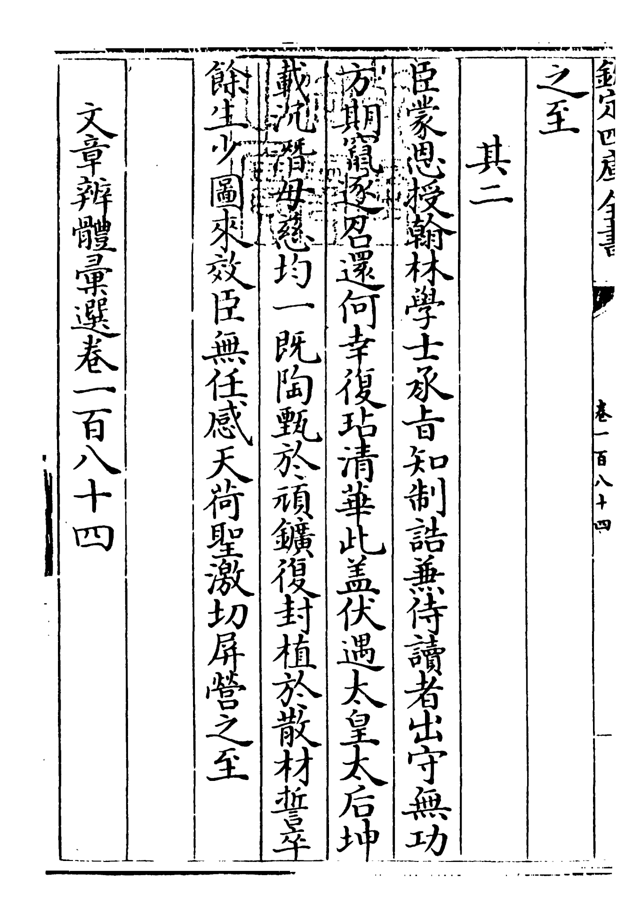
其二

西掖代言已愧一時之高選北門視草又忝諸生之極榮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此蓋伏遇太皇太后

陛下坤元利正天造無私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酧於雨露臣無任

笏記二首 蘇軾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膺闈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駑才之所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賢總攬羣英兼收小器欲效涓塵之報未知靡隕之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



之至

其二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守無功方期竄逐召還何幸復玷清華此蓋伏遇太皇太后坤載沉潛毋慈均一既陶甄於頑鑛復封植於散材誓卒餘生少圖來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劉本立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八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制策一
劉勰曰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説也言中理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别體也
吳訥曰按説文策者謀也凡録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 復徵曰策編簡也古者大事則書於

策故謀事問對亦謂之策劉勰所云對策者即今之
制策射策者即今之進策也

賢良策 漢鼂錯

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内舟
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
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
德夏以長楙髙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英豪以
為官師為諫争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

靈宗廟之福方内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不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人有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心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

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

錯對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霸長今陛下講於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英豪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覸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歴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

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窋等乃以臣錯充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臣無有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

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

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臣竊以五霸之臣明之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霸之佐之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禄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

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

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無邪辟之行外無騫汚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霸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霸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能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霸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髙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

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并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

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踈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窮親本事廢去淫末

除苛解嬈寛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賔禮長老愛邺少孤罪人有期後宫出嫁尊賜孝弟農民不租明詔軍帥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

以五帝之賢臣明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霸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

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歳亡一歳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裁擇

賢良第一策　董仲舒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

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和洽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没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

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悖謬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嗚呼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

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

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勉彊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没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

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

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獘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絶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

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

風也小人之徳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徳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夭鄙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徳陰為刑刑主殺而徳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

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文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

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

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

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歳而國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凋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

而改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禄於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禄於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祜

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第二策 董仲舒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

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丕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

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逦遜於位以禪虞舜
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
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
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
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
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
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
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

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濵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

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

憯帝王之道以貪狠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

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髙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髙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

之大者莫大虖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

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

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寛臣之罪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第三策　董仲舒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

馬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及也前所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

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

務以德善化民民以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

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

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

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於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

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獘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義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

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僅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

緐試迹之古反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𦊙𦊙若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

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與民争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

高其位而從其教民化其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

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賢良策對　公孫弘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

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繇仁義禮智四者

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

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

詳具其對著之於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

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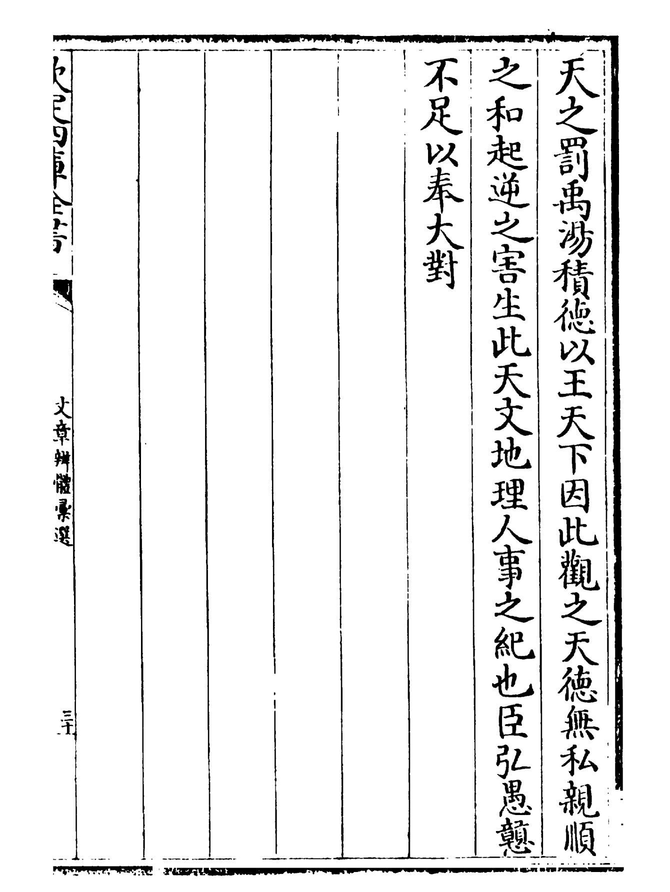
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

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

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

不犯禁矣故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
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
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
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
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
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
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
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

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權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乖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



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五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制策二

對舉賢良方正策 漢 申屠剛

剛對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奸邪亂政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虚納毁譽

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斬腰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鋭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弱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錯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閒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

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録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奸臣賊子以為之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遺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没之後受禍

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危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愼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宫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

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爵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名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對賢良時務策 李固

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

和穆政化平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寛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寛和無黨援者輙加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乗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

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按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

縱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曽不旋踵老子曰其進鋭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選居黄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禄任曽無限極雖外托

譙黙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
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
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
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廸等無它功徳初拜便
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教一
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宗法
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
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

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内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内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

通塞刑罰不能復禁化道以之寖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制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倘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

賢良策對 晉郤詵

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於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繼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没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輔翼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與期運不可致與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獘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

措不用豈非化之盛與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於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夷狄內侵灾害屢作邊甿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

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

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僶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凋偽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

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未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
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於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
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治和何修而嚮茲
臣以為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牢
牧之才優劣畢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
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
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
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

原書卷次訛誤

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調誣調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饜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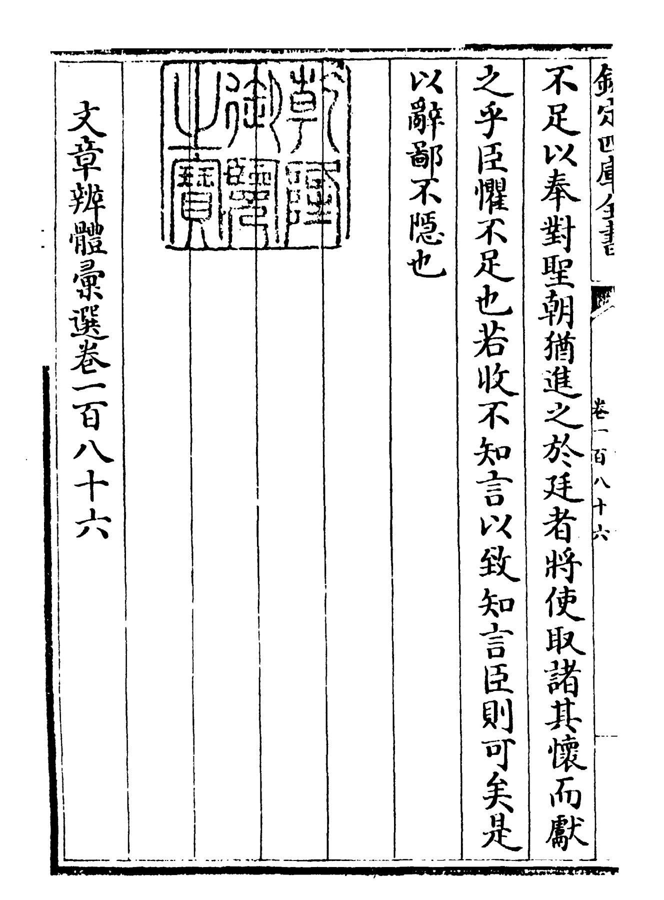
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闕之故亡國失世者未嘗不為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

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辦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汚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

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為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

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刋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内侵宄青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致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

竭以戰則尅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
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
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
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
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故頃畝相連而成
敗異流故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
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怠業而咎
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



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於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八十六